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曹家渡忆往

陈建兴

电视剧《繁花》播出完毕,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情感表达,引起了许多上海人的浓厚兴趣。我也是每集必看,沉浸在对过往岁月的追忆中。剧中许多重要地点,比如黄河路、进贤路、南京东路、外滩等等,多集中于市中心的那块区域,但此剧涉及的上海范围是很广的,比如早期陆家嘴、川沙也都在最后几集亮相,充分展示了上海改革开放的发展面貌。而第二十七、二十八集中,有不少镜头是曹家渡地区的,从小就住在那里的我,感到既熟悉又亲切。

阿宝去曹家渡环岛上买《飘》的那家新华书店,是我懂事时常去的地方。镜头中的新华书店,其门面、遮阳帘、书店里的书架、柜台等与我当年去的时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儿时,陪母亲去曹家渡购物,母亲去百货店、南货店,我则将晒好的橘子皮卖给万航渡路上的中药店,得款后就一头扎进新华书店去买连环画。新书到手,便一屁股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翻阅起来。中学时代,有一次向营业员欲买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没想到她手一挥,叫我去冶金柜买,弄得我哭笑不得。

剧中一闪而过的那个邮筒,是新华书店隔壁邮局门口的。我从小就喜欢集邮,新华书店出来也会常去邮局看看有什么纪念邮票可以买。时常看到邮局一角,有一个须髯老者伏案帮人代写信件,一手钢笔字隽秀洒脱,让我很是羡慕,便在手心上悄悄学着他的字。

新华书店的另一边是明声无线电商店,专卖半导体收音机、台式电子管收音机等。1978年,我在农场省吃俭用两年,积存了二十元钱,买了一只“红灯牌”收音机,从床头到田头一直开着,有时还放在空饼干罐上,调大音量,音响一般,很是带劲。

剧中的13路电车从提篮桥到曹家渡的起终点,也是我非常熟悉的电车站。每当雨后,我总要拿着伞在车站等候下班的父亲。趁有空,我就会去拾电车票。那时,猜电车票也是弄堂小孩的一种游戏,谁猜中电车票上的票额,电车票就归谁了。我时常与邻居小孩打架,被母亲拎着耳朵拖回家一顿“竹笋烤肉”后,母亲会凶巴巴地说,再打相打,就送你去提篮桥。那时,我真的不知道“提篮桥”是个什么地方,问父亲,他总是诡秘地笑笑。直到若干年后,弄堂里有我吃了“官司”,被关在了里面,我才晓得母亲教训我的含义是什么,心里想着阿拉姆妈也太“结棍”了吧。

13路电车站旁有家年丰果品店,天热的时候,常有几只大箩筐放在上街沿卖8424。我拎着篮子拿着小菜卡去买定量供应的西瓜,不会挑瓜,营业员剪去菜卡一角后就帮我挑。他把西瓜拍得“乒乓响”,拣好后,又开只“小三角”,用小刀挑出来让我看西瓜瓤是红色的,证明西瓜是熟的,我才会放心地拎回家。

剧中不断闪现的万航渡路,也是我隔三差五要去的,尤对路口的战斗文具店充满着好感,那是我买学习用品去得最多的地方。我还时常拿着墨水瓶去零拷蓝墨水,买三分之一瓶粘风筝的胶水、刻花样的蜡光纸。最开心的是拿着父母给的零用钱去买弹子跳棋、军棋和飞行棋。上了年纪的我好久没这么过瘾地追剧了。看了普通话版,再看沪语版。浓郁的时代氛围、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真让人陶醉啊!

也蛮好

红萍

冬日的一天,有太阳,无风。在绿地公园散步。经过大草坪,听到祖孙对话。

男孩,7岁左右:“奶奶,这里不好玩,什么都没有。”

奶奶指着草坪上两个追闹的更小的男孩说:“那里不是有小朋友吗?你过去跟他们一起玩。”

男孩:“我不去,无聊。”

奶奶:“怎么才无聊呢?走,我们去那边木椅上坐着晒晒太阳也蛮好呀。”

男孩同样的话:“我不去,无聊。”

千帆过尽,才会说出晒晒太阳也蛮好。人生还没起步,怎么会懂这样云淡风轻的话。

冬日的一天,有太阳,无风。在绿地公园散步。经过大草坪,听到祖孙对话。

男孩,7岁左右:“奶奶,这里不好玩,什么都没有。”

奶奶指着草坪上两个追闹的更小的男孩说:“那里不是有小朋友吗?你过去跟他们一起玩。”

男孩:“我不去,无聊。”

奶奶:“怎么才无聊呢?走,我们去那边木椅上坐着晒晒太阳也蛮好呀。”

男孩同样的话:“我不去,无聊。”

千帆过尽,才会说出晒晒太阳也蛮好。人生还没起步,怎么会懂这样云淡风轻的话。

老屋东墙有窗,安着六块小小的白玻璃。每日一早,晨光自此探头,落在睫毛上,喊我起床,上学。冬日冷,赖着不想起。母亲说:“有冰花!”便赶紧穿衣,去看冰花。

沙地,乡下,冬日无花可赏,唯冰花偶开。去看时,正好对着晨光,一小朵一小朵开在玻璃的透明上。每一朵都有细小的花蕊,尖尖的花瓣。一朵两朵,百朵千朵,纵横交错间,又编织出森林、山川、流水、鸟鸣,繁盛处层层叠叠,密不透风;疏离处只两朵三朵,几可跑马。霞光一映,美不胜收。若以画比,此画图可上溯魏晋、唐宋。细看,又不似人间画工。我伸出食指,拟以指代笔,添上几笔,母亲说:“别动!这是吉祥花!”母亲的意思,吉祥花是用来看的,一动手,冰花凌乱化去,就不吉祥了。母亲给我打热水,洗手,擦雪花膏。

雪花膏以“雪花”为名,大概是取雪花很白之意。宋人卢梅坡有句:“梅须逊雪三分

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乡下,梅花是看不到的,雪花倒是偶尔盛开。亦总是在某个不知名的夜晚,悄然而至,密密地趴在窗台上,晨光一映,像是开了千朵万朵的梅花。“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诗人王维思念故乡,思念的是一朵梅花。我想起老屋的时候,先是想到了冰花。母亲一面说不要动这朵吉祥花,一面用指尖挑出一小牙雪花膏来,点在我的额头、脸颊、手背,用掌心帮我抹开。雪花膏是用一个小圆铁盒子装着的,盖上画着一个上海女人。母亲说:“上海是个大城市!”有多大?母亲也不知道,因为没去过,只知道很大。雪花膏很白,还很香,一种很甜很糯的香。母亲一抹开,我脸上就像是开了千朵万朵的花,有雪花的白,有梅花的香。

冰花不白,亦不香,但我也喜欢,因为好看,常有神来之笔,灵动中自带仙气。北宋张岬有诗:“冰花不省如斯暴,疑是吹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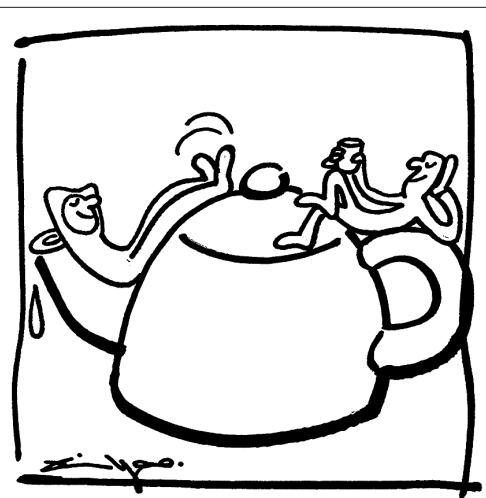
打夜窗。莫遣沉阴增敌气,且将盈尺作农祥。”诗中“冰花”为雪花,夜雪打窗,如沙尘暴,诗人说不要让阴沉的天气加重了烦躁的情绪,而是把盈尺的雪花看作是农事的吉祥,即丰收之兆。如此看来,雪花,也是一朵吉祥花。

母亲说“有雪花”,我必更加快速地穿衣,起身,爬到窗上去看雪花。母亲说:“不要跑出去玩雪。”玩了雪,手受冻,就长冻疮,就刮裂。母亲给我擦百雀羚,也是上海产的,也很白,也很香。擦了,就能把手上那些裂缝一条一条细细地缝上。于是,我对上海更加向往。母亲一面把我拉住,一面掀开盖子,给我的手背擦百雀羚。我一面感受母亲手心的温度,一边仍向着外面冰冷的雪花。

看冰花

半文

雪花,也是冰花。现在,一入冬,我便开始想念冰花。把玻璃擦一擦,擦干净些,擦透明些,像是举行一种对冰花的欢迎仪式,可以让夜色在窗上做冰花



智慧快餐

郑辛遥

在一起,聊不完的是好朋友;一句不响的,可能是更好的朋友。

琴韵墨香话家常

李菁

巷,跟我聊他在黑龙江的工作。外公常说,初到黑龙江的冬天,简直觉得过不下去了,刺骨的寒冷直击他的心肺,他的感冒咳嗽就没有好过,但是他把学到的最新知识带到了国家最东北,在那里为农场带去了管理的理念、农作物的销售方向,东北同事也教会了外公擀饺子皮、做木工……外公觉得这就是生活的意义。最终寒冷气候严重伤害了外公的身体,至上世纪80年代初,肺炎严重的外公只能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亏得学医的母亲为他调理,输液服药,缓解了病情。

母亲在上世纪70年代去了兰州,在当地学习护理后,留在兰州最大的医院里成为了一名护士。我记得的母亲是个工作狂,我曾跟她坐兰州到苏州的火车,车上有名急症儿童需要救治,她第一时间就冲过去,一直守护患儿退烧,救治着急中把我的书也扔给了。1974年她参加了内蒙古中央医疗队,1975年甘肃省张掖医疗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在救护的最前沿。

沿街住宅内透出一束明亮的灯光,一对环卫工夫妇坐在花坛边上,借着柔和的灯光,正在吃简单而温馨的晚餐。灯光是住宅主人特意给他们留着的。无声的细节中,传递的是普通市民对露天工作者的尊重与关爱。

每当看到这则电视正剧开播前的暖心公益广告,我都倍觉温暖,感同身受。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年迈祖母回乡养老,我独自居住在石库门一间昏暗的后客堂。在我搬离石库门的前两年,中厢房的邻居住房解困乔迁后,搬来一对纺织厂做的青年夫妻,男的叫大许,是厂里的保卫科长。那时,中厢房、后厢房、前客堂、后客堂四户人家共用灶披间一只水龙头,除了我之外,三户人家都从房间里拉出电线,在水斗上方装了灯泡,用以照明。可做长日班的我经常夜里洗衣裳,灶披间漆黑一片,啥都看不清,无奈只能打开大门,借用弄堂里黯淡的路灯余光,还是朦朦胧胧。一次,中厢房的那只电灯泡忽然亮了,灶披间亮堂多了,却不见大许人出来。直到我洗好衣裳,灯才悄然熄灭。翌日,我关照大许,晚上别大意,忘了关灯。他笑说:“晓得了。”想勿到,当我夜里再次洗衣裳,水流声响起之际,电灯又亮了,我的心也瞬间被点亮了。即使再愚钝,也晓得灯是大许专门为我开的。我过意不去,也想拉电线装灯泡。大许劝我别装,说我一个人洗衣量小、频率低,他帮我“带带过”就可以了。此后,我虽没装电灯,但洗衣裳尽量开小水,避免“哗哗”的水声惊扰中厢房,可结果总被大许察觉,灶披间灯亮依旧。这盏邻里关爱之灯,一直亮到我结婚搬走。

灯光,带给人的勇气、力量 and 希望是难以估量的。1987年我成家了,婚房在长宁区西部,是单位为我租借的大龄青年结婚过渡房。妻子工作单位在浦东民生路上,从家里出发,上班单程需横穿市区至浦东近30公里。那时,延东隧道尚未开通,做“二二班”的妻子中班到家,经常是凌晨时分。尤其是遭遇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等恶劣天气,下车后,妻需在天山新村内兜兜转转走半个小时。形单影只,深夜独行风险不小,可我要在家照顾出生不久的女儿,分身无术。问妻子靠明,什么支撑她走这么艰难的路回家之路?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靠两盏灯。”一盏是设在新村内警务室外不停旋转的警示灯,一看见它,妻忐忑的内心就变得踏实起来,有了这盏灯的护佑,陡增了安全感和单身夜行的胆量!另一盏就是5楼家里的照明灯,拐过警务室,便能远远望见,在万籁俱寂的黑暗中,这盏灯犹如浩瀚天幕上最亮的一颗星,晓得家人翘首以盼在等自己回家,妻顿感暖意涌上心头,路途再长再累,也不觉得苦……

生命无常,生活不易,有灯相伴,与光相拥,前程总有光明的希望。

有灯相伴

童伟忠



从从容,有了这盏灯的护佑,陡增了安全感和单身夜行的胆量!另一盏就是5楼家里的照明灯,拐过警务室,便能远远望见,在万籁俱寂的黑暗中,这盏灯犹如浩瀚天幕上最亮的一颗星,晓得家人翘首以盼在等自己回家,妻顿感暖意涌上心头,路途再长再累,也不觉得苦……

生命无常,生活不易,有灯相伴,与光相拥,前程总有光明的希望。

父亲大学毕业后也跟随着母亲去了兰州。父亲常夸耀这是他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因为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师从杨澄中教授学习。我最喜欢听父亲跟我谈起他曾经跟着杨教授进入罗布泊参与原子弹爆炸的故事。之后父亲还跟着杨教授参加了加速器等项目研究。他说,工作需要的是疯狂的热情,而不是以金钱报酬为目的营生。

外公退休后跟我和父母在苏州居住了个把月后,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兰州,结束了跟外婆近20年的两地分居。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外婆妥妥的学霸一名。她立志要做林巧稚大夫,可惜在50年代支援兰州后却被分配到了生物制品所担任会计的职务,从医学生转型成为了总会计师。我们看见的是她曾获得过甘肃三八红旗手等多项殊荣,但外婆却很少提起功劳,更多的是告诉我为人要脚踏实地,做事要勤恳认真。跟我们一起前往兰州的大学同学们却早早地返回了上海,多年后的聚会,男同学提起兰州还是一副不堪的样子,在他们眼里兰州始终是不毛之地。可是外婆一待就是三十年,那个在香港长大的上海大小姐,在西北默默耕耘,直至兰州焕发新的生机,年老后退休才回到了她的出生地上海。

苏州旧居里的厢房,耳房设计精致,午后醒来外公的菊花茶考究,苏式菜品更是“鲜得来眉毛也掉了”。西北却是天气寒冷,饮食单一,但我们全家坚守到我患肺疾后,父母方才陪伴我回到了上海。如今的我依然怀念苏州、兰州间往返的生活,那是两个世界间的穿梭,寒冷与温暖,精致与简单,家人们可以不计得失地为工作付出。这源于祖辈对全家的培养,晚辈们成就的事业不过是范氏后人的一份担当。

遥想当年,曾外祖父在战乱年代的一曲评弹不知抚平多少人心里的恐慌,到了外公、外婆、父母那里,一份坚守和付出不知贡献了多少成就。曾外祖父的琴韵,随着后人的墨香自南到北飘散到了祖国的每个角落。牛角浜老房子,满载着祖祖辈辈对爱国的传承,对生活的挚爱。(唐大华合作撰写)

乡间的小路,多少次匆匆,多少次流连;乡间的小路,弯弯曲曲,路上有曾经的少年青春,有不舍的乡音乡情。少年时,放暑假,父亲拽着我,从城里坐长途班车,灰土蒙脸地一路颠簸到村口,已是黄昏,一条泥泞的小路蜿蜒曲折,穿过空旷的田野,通向祖母住的村屋。“乡间小路泥窝窝,一路歌歌追夕阳”。头一遭走在这乡间的小路上,闻着青草泥土的气味,寻着鱼塘里浮游的小鱼儿,小虾子;夕阳穿过树林,沉默不语,而树上安家的鸟儿却友好地鸣叫着,似乎在呼朋唤友,瞬间忘记了长途劳顿。少年的小路,可爱又漫长,和自由的空气调皮,和无踪的风嬉戏,一路走到天黑,慈祥的祖母已站在小路的尽头。成年后,某个晴朗的月夜,梦见乡间的小路穿过清晨的薄雾,通往千般美妙的远方,乡音再次萦绕胸膛。带着花甲的父亲,驾车又来到乡间的小路旁。父亲静静地举目远望,天空彩云飘飘,小路伸向远方;再一次走上乡间的小路,路旁的小树点着头望着我,树上的鸟儿嘘寒问暖,只是不见了矮檐村舍,不见了祖母的身影,“伫立路口往事非,已无人迹寻余晖。”清风拂过闪着泪光的脸庞,婉转的心声唱在记忆里。

一位诗人说:“对一个离乡背井的游子,再华丽的光辉,也是徒然的闪烁。”世上的小路有无数,我只专情这留下我短暂足迹的小路,我只记住这任心飞扬的小路。走在乡间的小路,那路边的一切,有我的温暖,有我的乡愁,有所向往的心,灵宁静和岁月静好,它胜过一切;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不怕泥泞的地会污了双脚,不怕没有路灯的道会迷了方向。乡间的小路,“而心向往之”。

乡间的小路

汪洁



夜光杯

雅玩